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参考资料

第 18 辑

晋察冀人民翻身记

(内部发行)

.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编辑部

1982年8月1日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参考资料

第 18 辑

晋察冀人民翻身记

(作 者 佚 名)

丁 一 岚 王 必 胜 校 订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编辑部编

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编辑部

1982.8.1.

出 版 说 明

一、出版本书的目的：

1. 为研究晋察冀人民抗日战争史提供参考性资料；
2. 为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积累资料。

二、本书是一种辅助资料，属于内部参考性质，保存资料性质，这一性质决定：对来稿一般不作大修改，以保持文件原貌，如有不同意见，欢迎争鸣。

三、本书为内部发行；发行对象为参加晋察冀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和部份党史、革命史、战争史研究工作者。

四、本书选材范围为：

1. 不应公开发行的文件、文献资料；
2. 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材料；
3. 研究论文、商榷文章；
4. 敌伪资料；
5. 其它不够成熟但有一定价值的材料。

凡拥有上述资料的同志和单位，欢迎供稿。来稿一经选用即略致薄酬。

五、本书为多卷本，从第一辑起陆续出版。出版先后，不定顺序，随到随印随发，以求尽快到达老同志之手。

六、本书每辑字数一般在六、七万字左右，亦可根据材料情况灵活处理，长短咸宜。

七、这套资料由张侠主编。

八、本辑资料是一份纪录晋察冀人民翻身的史料。原件是一份手稿，十分珍贵。作者佚名，邓拓保存，丁一岚供稿，发表时由丁一岚、王必胜作了校订。

目 录

一、人民在炮火下翻过身来 (1)

1. 写不尽的血泪辛酸 (1)

胡顺义；无穷血泪洒遍富饶的土地；丰饶的土地都是谁的；地租种种；要命的高利贷；
统治阶级的朝廷；还有一只魔手；胡顺义千千万

2. 农民翻身简记 (11)

怎么办？有办法；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各种情况。

3. 农民到底怎样翻过身来 (16)

到底谁养活谁？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
说理、斗争、翻身；岗楼据点里的斗争。

4. 怎样解决问题 (22)

减租、退租；使用权、优先权；钱租、粮租；抵押地、
典当地；开垦荒山荒滩；逃亡地主的土地；减息。

5. 长工钱 (27)

一个放羊工人；以米代价；半实物工资制以后；
一条曲折的道路；回看曲折的道路。

二、从灾难走上幸福——晋察冀大生产运动 (31)

1. “三光政策”和“耕三余一”。 (31)

一个对比：“大生产”以前；大生产；家庭副业。

2. 旷古未有的沉重灾难 (38)

设法补偿的血泪；耕地面积的缩减；勒死人的勒索；
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顽固反动地主的狠毒；严重的天灾

和病灾。

3. 打败任何灾难 (44)

劳力和武力结合起来；斗争第一线上；游击区的生产斗争；“无人区”春风吹又生；人定胜天；失败者的自供。

4. 组织起来 (50)

工拨工，不放松；户计划，家庭会议；雇工在生产中；青年、妇女、儿童；抗日军人家属和荣誉军人；又一个“胡顺义千千万。”

5. 提高一步 (62)

扩大耕地；水利建设；精耕细作。

6. 部队机关生产运动 (66)

三、白手起家的工业——从艰苦里走向工业品自给 (70)

1. 令人惊叹的事迹 (70)

有枪·有声·有色；条件是空空两手。

2. 曲折道路的各方面 (72)

三种工业；各式各样的武器制造厂；工人生产合作社；纺织、造纸及其他；摸索发展的化学工业；赵占魁运动和创造发明。

3. 更向前迈进 (78)

四、新型的合作事业——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 (79)

1. 新型合作社的范例 (79)

张瑞合作社；高街合作社；石湖合作社；张明远医药合作社。

2. 合作事业八年间 (84)

大量发展；从巩固中求发展；“大生产”以后。

3. 合作运动的成绩和特点 (87)

再看几个例子；合作运动的特点。

五、物价、边区票——金融货币斗争 (92)

1. 物价 (92)

上涨的趋势，相对稳定的趋势。

2. 稳定政策 (94)

基本原因在那里；反“封锁”出击。

3. 边区票 (97)

怎么办；“抗日票”、“爱国票”，边区票发展边区生产事业。

六、人民怎样缴捐税——统一累进税及其他 (100)

1. 从苛捐杂税到合理负担 (100)

写在前面；废除苛杂，直接征收；救国公粮。

2. 统一累进税 (102)

说了就做；税制的几个原则；办法。

3. 调查和征收 (105)

民主的调查评议；简单的征收方法。

4. 人民怎样对待新的税制 (108)

各阶层的态度；促进生产事业的发展；

把公粮和心一起交给民主政府吧。

5. “救国公粮”和“救民私粮” (113)

人民负担有多重；从上升到下降；“救国公粮”与“救民私粮”。

6. 几点补充 (117)

工商业；契税及其他

七、战士、工人、公务员、教职员——他们在抗战中的生活

..... (119)

1. 为保卫祖国而胯腹从公 (119)

战士、工人、干部；吃的，穿的；住的，行的。

2. 供给制 (121)

“大生产”前后，目前供给制的标准；特殊情形。

3. “供给制”怎么样 (123)

惊异和平凡；“供给制”怎么样；向薪金制走去。

八、新民主主义社会图景——今日农村新面貌 (126)

1. 农村经济的巨变总的趋势 (126)

土地怎样变化；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

2. 新的社会、新的人民、新的生活 (132)

新的生活；新的市面；新的思想；新的家庭；新的社会。

3. 从旧到新的回顾 (138)

更向前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一 人民在炮火下翻过身来

——农村土地的改革

河北省西北角涞源县，有个老头曾经把现在的世道叫作：老百姓的朝代。说得真好，自从芦沟桥炮声响起，国民党军队南溃，共产党八路军坚持了这片天地，“晋察冀边区”这面新的旗帜飘扬起来。这里的确是天翻地覆：天变了，世道换了！人民大翻身，老百姓坐了“朝廷”。

要问晋察冀人民翻身到底是怎样翻的？人民是怎样坐上“朝廷”去的？开头，得先看看晋察冀人民到底是怎样被人家踩在脚底下的。

一 写不尽的血泪辛酸

胡 顺 义

胡顺义是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他回忆抗战前的时候，眼里含着泪花说：“我是八辈子的佃户了。大伯、大娘、哥哥都逃亡饿死在外，我小时候给人家放羊，大了租种人家二十来亩坡棱地，打个十二、三石粮食，租子就掬了十石零五，一家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半年吃淡饭，成年不见干粮，净喝稀糊糊。衣服都是一年一身，春季把冬里的棉衣拆夹的，夏天又改成单的，全

家伙盖一条破毯子。后来，没法活，逼的我把两个女儿也卖了……”

晋察冀边区孟平县杨家庄，还有个劳动英雄叫周二。他抗战前租种地主的十二亩地，打十石就缴了七石二斗租子。他到杨家庄不久，没吃的，全家快饿死了，给地主磕头磕肿了脑袋，借了六十斤山药。十八年以后，利滚利就滚成了一万五千斤。还不起，地主老爷开了个“恩”：叫他每年还一百大洋，一百斤山药，送工，背柴火，他一家春夏秋冬忙个死，收获的全给了地主。冬里他弟弟每天爬高山走险路，割柴火。弟弟才十多岁，每天天不明上山，天黑了才背一背柴火下山，吃没吃，穿没穿，又饿又冻又累又挨柴火压。到如今，周二的弟弟背驼了，怎么也直不起来。他这不是天生的，是旧社会把人们压成了驼背！

无穷血泪洒遍丰饶的土地

胡顺义、周二他们抗战前为什么穷啊？靠他们养种的地，却实在是一片丰饶的土地！

看吧：这里西北山地，盛产莜麦（燕麦）、山药蛋（马铃薯），谷子豆子也很多，每亩全年产量，好地合十三斤半的斗（以下同此）产四斗到八斗。山药蛋是一千四、五百斤，最高能达二千五百斤。东南沃野千里好平原，盛产小麦、谷子、豆类、高粱、玉茭，产量以谷子作标准，每亩全年产六斗到十六斗。还出产大量棉花，每亩产一百八十斤到二百五十斤。沙地又出花生、红薯。各地都可以种植麻子、烟叶和数不清的各种果树。牧畜业，牛羊成群。吃肉穿皮，在察北一带尤其发达。河川湖泊、滹沱河、沙河、唐沙、桑乾河、洋河、拒马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潞龙河、大运河、白洋淀、沽河、滦河、白河、易水……

水流浩荡，沿岸大多是水浇地，年种两季，每亩年产一石到四石。稻米也有的吃。这不是无限丰饶的土地吗？

这片土地生产力的情况是这样的：产量较大地区，多是土地质较肥，耕种技术较进步，灌溉施肥较发展，商品经济也比较发达，富农经营方式占有一定比重的地区。这地区人民政治文化水平也比较高：冀中的定南、博野、蠡县、无极、深泽、安国、束鹿、高阳，冀晋的定北望、都、平山、定襄、寿阳、完唐等县，冀东的昌黎、乐亭、滦县，就都是上述地区的代表。和上面相反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地主统治重重，一切都比较落后，甚至还保留着古老的族长制，牌户制，涞水县三坡区人民，到民国十七年还不知有民国，还是以宣统年号记事，并保有“老人制”的统治，这是突出的一个例子。一般的代表是雁北的全部，冀晋大部、冀中河间献县，冀东香河、宁河等县。此外，人民靠牧畜生活的察北一带，经济形态上又远不如上面两种地区了。

原来，从上面自然环境、生产力、各经济形态的比重、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作比较，晋察冀这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丰饶土地，本质上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胡顺义、周二他们的穷困，辛酸、血泪，原因就是在这里的吧！下面我们就不完整的材料、分析一下看：

丰饶的土地都是谁的？

在冀中晋县五区，有个王庄营村，村里一百九十三户人家，地主富农二十九户，占地十六顷。中农以下各阶层一百六十四户，却只有地十八顷七十九亩！各按户数平均，地主富农每户有地五八·六亩，中农以下的，每户只有十一·二亩多。地主富农比中、贫、雇农等的土地，要多五倍多！

冀东区十个县的十三个村，有这么一个统计数字：占百亩以上土地的户数为总户数的0.91%，占五十亩到一百亩的为2.99%，三十亩到五十亩的为7.19%，十五亩到三十亩的为20.14%，五亩到十五亩的为40.25%，不够五亩的为28.52%。这些说明：绝大部分人家土地很少。

再看一个比较精确的统计吧！北岳地区二十八个县中的八十八个村调查，各阶层土地分配情形是这样：

阶 层	工 人	雇 农	贫 农	中 农	富 农	地 主	其 它
户 数	2.10	5.82	41.63	35.79	7.26	2.03	5.37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的亩数	1.78	2.54	7.40	18.09	56.27	97.89	2.81

这个表，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抗战前，像胡顺义、周二那样占农村总户数差不多到一半的贫雇农，每户平均只有二亩半到七亩半的土地，而地主每户就有九十七亩以上。

上面这个调查，还可以列成下面一个表，看出更多的问题：

阶 层	户 数 百分比	占有土地 百分比	占有水地 百分比	占有畜力 百分比	马	牛	驴
地主、富农	9.29	38.04	45.70	49.93	20.35	20.18	
中农、贫农 雇农、工人	85.34	61.01	52.92	48.09	78.93	78.12	

这表有些复杂，如果把上面各项数字依比例弄简单些，那就一目了然：

阶 层	户 数	土 地	水 地	骡 马	牛	驴
地主富农：	1	1	1	1	1	1
中农贫农： 雇农工人：	9(强)	1.60(强)	1.20(强)	1(弱)	3.9(弱)	3.8(弱)

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富饶的土地到底是谁的啊？抗战前，户数比地主富农多八倍的中农、贫农、雇农和工人，占有的土地，总共只比地主富农多0.6倍，水地只多0.2倍。畜力掌握上面，最强的牲口（骡马）大多是地主、富农的。中农以下各阶层，牛和毛驴也不多。是的，那样的社会，土地和最好的畜力是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他们在农村经济上占着极大的优势；万千无地少地的农民就不得不租种地主富农的地，任残酷的封建地租勒紧自己的脖子。

然而，上面还只是最一般的情形，还有好多土地集中得更厉害的事实：天津胜芳镇戈、薛两家地主，各有地五千顷。察北地主张桢，占了张家油房等三十个村的全部土地。五台山喇嘛的土地算不清，只知道跨冀、晋两省四、五个县，每年光租粮就八千多石（三百三十斤的石）。北平附近和冀热辽一带，还遗留着满清时代跑马占圈的“旗地”、“陵寝地”、“采邑地”。热河平泉有个地主，从家里到北平，所经土地全是他的。他不踩人家土，不吃人家饭，就安稳地进了“京城”。此外，“大伙房”地，北洋军阀过去在内蒙边沿垦殖的地……大块大块不计其数，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农民，干你的活去吧！死活谁管你，头顶人家的（房子），脚踩人家的（土地）呀！这就是旧社会的农村。

地 租 种 种

地主安安稳稳坐着吃穿，农民辛辛苦苦流着血泪，抗战前那世道，到头来，农民把什么都得给了地主。看下面关于地租种种的花样吧！

这里主要的是定租（死租）、活租两大类。钱租是定租的另一形态。租率从胡顺义和周二身上可以看出来，一般都在百分之

五十到八十。

定租是租佃双方订明一定租额，秋后不管年成好坏，如数缴租；产量每亩四斗谷子左右的（折米二斗四到二斗八），租额都在一斗二到一斗四升米。还有一种死租活缴，租额高，像上面情形，就在一斗五到二斗米左右，缴租时由地主按年成决定“开成”（打折），实际比定租重。

钱租多在商品经济占优势的地区流行。这种地租形态似乎会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好像比物品地租进步些，但实际是剥削更重。平汉路东侧每亩钱租一般从五元到十五元。拿徐水县七区王铁庄村说，钱租一般不算高，每亩十元，水地最好的每亩产麦二大石。一九三六、三七年粮价，十块钱能买麦一·四三石，租额实占百分之七一·五，何况还有比这高多了的。还是农民自己的话：“一年到头，只落下些秸杆菜蔬”。而且，钱租大多要先缴三年租钱作抵押钱，又多是“上打租”，头年秋里先缴租，农民从地主那里借了钱，预交了租，秋后又往往以很低的价格，把粮食折成钱，还地主的高利贷。这是一种地租剥削、农业投资和高利贷互相综合的剥削形式。农民的脖子，还不是被地主越勒越紧么？

活租是租佃双方投资经营，秋后按成分粮，代替地租。晋察冀各地，有把这叫伴种的，叫客家的，叫耨青的或分收的。地主只出土地的叫干伴种，一般是对半分粮。地主还出牲口、耕具、肥料、种籽的，叫湿伴种，分粮按地七佃三成或地八佃二；土地投资双方出的叫混伴种，按地六佃四或从产量中除地主消耗再对半分粮。此外还有剥削更重的花样，“倒插股”等。活租额一般也在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而且种地没年限，没契约，地主随时可以夺佃。

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地区，还存在着劳役地租的残余。比如给

地主没报酬的捎种一点地，打零工、碾米、垫圈、打炕、扫院、地主家婚丧事帮忙……各种杂役，跟封建时代的农奴没什么区别。

正租以外，又还有各种额外榨取。像“二东家”、“庄头”的中间剥削，一斗租再加一升豆或一捆草，叫“附租”。格外加菜、水果、草料……的，叫杂租；“租草”“租料”“租鸡”“租鸡蛋”……叫“小租”，还有“加一斗租”“加二斗租”、送工送礼等等。佃户把地主的菜地开成了熟地，也要加租，叫“核心地”，地主遭意外损失，也要佃户分担，叫“飞起没处落”。察北康保一带的“大伙房”地，一般是地三佃七分粮，但佃户割十根柴草地主也要得三根。真是写不尽的辛酸血泪。然而，上面这些都还是一般的，那五台山喇嘛对农民的剥削，更使人不知道这天地到底是人间还是地狱！

喇嘛地主的正租、杂租不用说了。佃户送租子去，还得数步一磕头，梵香烧纸献上。喇嘛来收租子，佃户得叫声：“喇嘛爷来了”！大老远就磕头迎接。繁峙四区各村，喇嘛去收租，给佃户规定要送给他油籽一斤、麻皮一斤、蜜一斤、蘑菇一斤、鸡一只、大豆四升、马料二升、干草秸一个、青草尽用、饭费白洋五元，另外还得管饭。饭只吃大米、白面、黄米糕、细点心，必须有二斤米、三斤酒、半斤海带、半斤干粉、六块豆腐。佃户把粮食打好，打场的时候，要敬纸烧香，喇嘛检查粮食，要说打得“不好”就要重打。每年六月十五，五台山六月大会，老百姓都要从菩萨顶大喇嘛的跨下钻过去。这叫“钻牌楼”。和尚喇嘛在某些地区，对农民的妻子，还享有“住夜权”，甚至是“初夜权”……

要命的高利贷

一般“放利钱”年利率在一分七到三、五分，利大利小，要看“人值不值”（有无房产）。贫农借钱，利息特别大。穷人指地借钱叫“当租”，利息是交粮食。一般借五、六十元，年利一石粮食。“月盈”多是富农或富裕中农向外小宗放债，贫农年关急用使钱，指房地做质，月利四、五分。“当租”“月盈”都是到期不还，就留房留地，农村里又很流行借粮，青黄不接时，农民不得不借一点，三四个月时间，秋后就一斗还斗三斗五，甚至还二斗。还有些地主规定：租多少土地，必须借多少“太粮”，不借就不租地。又还有“伴牛”“伴猪”，富农或富裕中农买了小牛、母牛或猪，伴给没牲畜的农户喂养，得了利两家按成分。……这些都是农村一般的借贷形式。此外，像“现扣利”（借钱时先扣下第一个月的利息）、“出门利”（借钱出门后不管半天一天都算一个月）、蹦蹦利、臭虫利、月拨利、麻利，印子钱……利率八分、十分，本作利、利作本，来回盘算，想不到的各种花头，而周二的弟弟就是被六十斤山药的借钱压成了驼背。

商品经济较优势的地区，商业买办和中国银行，经过银号，钱庄商店放款，有时也用着“棉花贷款”“合作贷款”的好招牌，利率只一分左右。但在放款的时候，借钱的农民就要约定：收获后要按最低价格出卖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给债主；有时兼买办的地主，甚至把高利贷和购买短工的劳动力结合起来，使短工因借贷而变成变相的农奴，翻身不得！

统治阶级的朝廷

如果说，今天的世道是老百姓的朝代，那抗战前就是地主、

豪绅统治阶级的朝代，反正有地有钱的和作官的都是一家子，大家共同加紧压迫老百姓。前清时代，冀中有所谓“挂千顷牌”的传说，就是有地千顷的户，可以不拿或少拿税。五台山的大喇嘛是皇帝御笔金批颁给他“满汉提督印”，握政教大权。对农民、僧众可以生杀予夺。他的亲信徒弟也可以随便鱼肉老百姓。民国以来，这形势丝毫未变，大喇嘛只由专制王朝的代表，摇身变作了国民政府驻五台山的代表。至于一般县、区、村政权，那更都是地主豪绅掌握。“大伙房”地的地主，还可以立捐科罚。佃户见地主“小三辈”，这句俗语正是真实情况的反映。

捐税，自然就听凭人家要了。农民除田赋及其附加外，苛捐杂税，有警捐、保卫团捐、防共捐、房捐、户口捐、船捐、驮捐、自行车捐、山猪捐、盐税、棉纱统税、面粉统税、火柴统税、牲畜税、牲畜附加税、契税附加税、矿产税、渔业税、转口税……三十多种，市场上反正是有货必有税吧。烟酒税、牲畜税、果木税、屠宰税、麻税，税率都在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其余地方税买鸡买布也要税，税得昏天黑地。捐税又是承包制，地主豪绅包了来，贿赂官厅，收买流氓，随便盘剥人民。而小商贩赶集摆小摊，也还得给地主几角、几元甚至高到三十元，租一片小地。抗战前，反正一切都是人家的呀！

还有一只魔手

这就是农村经济带着很深刻的半殖民地性质。在日本帝国主义“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经济掠夺政策下，平汉沿线一带农民，将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都种了棉花，给日本纱厂生产原料，而吃的、用的，甚至都要靠外面输入。商业买办阶级从中操纵剥削，旧有的手工业和家庭付业，迅速趋于破产。抗战前号称“民族工

业”的冀中高阳土布业，也不过只是从日本纱厂买来洋纱，加工染色而已。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支配日益加强，农村经济也更是一天天向殖民地道路上走。管你农民也罢、工人也罢，小商贩也罢，……大家都成了榨不出油来的荞麦皮。谁也没一个钱，什么也买不起。于是商店纷纷关门，百业不振，凄凉满目……这以上，就是抗战前面临着民族危机的晋察冀农村轮廓画。

胡顺义千千万

现在清楚了！抗战前，像胡顺义、周二那样的人，实在是千千万，遍地都是，一点也不稀罕。

于是，农民没有力量向土地投资，即使有力量、有钱、那无穷尽的剥削，也叫农民不敢投资；于是农民越穷，土地也越瘦，得不到施肥、灌溉和好的耕耘；于是收成不好，农民大饥荒，一年吃半年树叶、糠粃、榆皮，小孩子吃得一个个脸发青，肚子肿得像个大气球，拉不出尿。而后来树叶也吃不上了，就卖儿卖女，投井上吊，或者逃荒“走口”（到口外营生）；于是土地飞速向地主高利贷者集中，而这就正是抗战前土地关系演变的一般趋势。

但是，农民也是人，而且是农村人口最多的；他们千千万万人每年流在土地上的血汗，简直可以汇成汪洋大海！他们就能够活活地忍受么？能够甘心情愿在丰收年也只捞上吃半年树叶么？

（这在冀西山地，抗战前并不是稀罕现象）他们当然不会的，他们也当然要起来反抗的。他们小至偷捐瞒税，大至阜平起义，慈峪暴动，五里岗暴动，高蠡暴动，唐山、井陘矿工斗争……世界上那里有甘心情愿被人家狠狠踩在脚底下的人啊！反动的统治者，也会相信这个最简单的真理吧！如果不相信，可以问问胡顺